



中国 | 传统 | 村落 | 图典

萧加 / 摄影 王鲁湘 / 撰文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THE CLASS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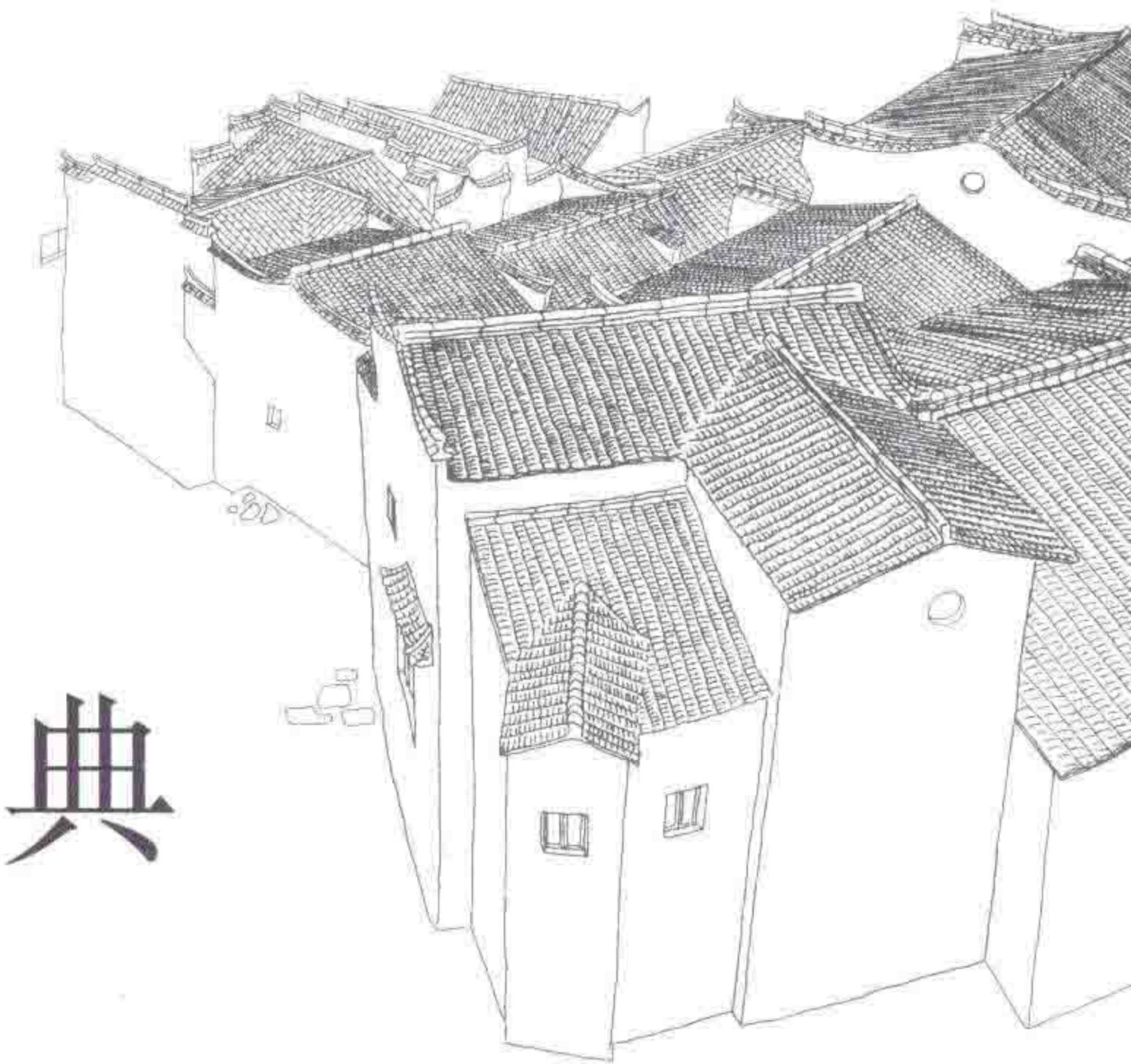
联袂作序推荐

叶如棠
著名艺术家

刘开渠
中国美术馆原馆长

刘开渠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副部长

中国传统村落图典



THE CLASS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萧加 / 编摄 王鲁湘 / 撰文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传统村落图典 / 萧加编摄；王鲁湘撰文. —杭州：浙江
大学出版社，2018.2 (2018.8 重印)

ISBN 978-7-308-17758-0

I . ① 中… II . ① 萧… ② 王… III . ① 村落—中国—摄影集
IV . ① K928.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2753 号

中国传统村落图典

萧加 编摄 王鲁湘 撰文

总顾问 刘开渠 叶如棠
主编 萧加
责任编辑 谢焕
责任校对 杨利军 牟杨茜
装帧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8
印张 89.5
字数 100 千
版印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17758-0
定价 58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s.tmall.com>

自序

三十年前，我与儿时的同伴黎江，电视台的同事孟毅、颜倩，浙江大学的两位同学李双燕、宋阳，还有白群一、刘钧翰、王小松、肖宪等几位好友结伴，历时五年，穿越浙江、安徽、福建、贵州、湖南、云南、西藏、山西、陕西和京津地区的部分传统村落，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中国民居》，记录了这些地区村落中的乡土建筑与风俗人情。

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副部长叶如棠先生鼓励我们：此举是为传承民族文化做一件好事。为此，他不仅接受了采访，还欣然命笔，请各地相关部门为我们的拍摄提供帮助。果然，各地相关部门不但毫无保留地系统地介绍了当地最典型的传统村落与民居建筑，还“雪中送炭”，为我们解决了捉襟见肘的经费问题并为我们妥善安排了交通工具。

1994年，我们深入西藏山南、珠峰、阿里、狮泉河、吉格……辗转拍摄。当年，去这些地区的路途极坎坷、条件极艰苦，使得我们本就微薄的经费被花得精光，连返程的路费都没有了着落。在这个时刻，拉萨电视台索娜台长带我去自治区建设厅。见到叶部长的亲笔信，厅里的领导便从他们极其有限的经费中开支，为剧组购买了回程的机票……这些与我们共同为传承民族文化做出努力的单位及个人，都成了我以后从事艺术创作的鞭策力量。

在我策划此项目时，曾请教我国现代雕塑大师、中国美术馆原馆长刘开渠先生。他老人家谆谆告诫：“传统民族文化是‘根’，是今后社会发展的基石……一个民族被破坏了文化就失去了灵魂，维护传承民族文化将是今后一项长期的工作。”临别时，先生赠我墨宝：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我深知先生的用意……几十年来，我一直珍藏着这幅字。

在拍摄的艰难岁月中，女儿也跟着我跑遍万水千山。当时，她才五岁，走不动的时候，大家轮流背她前行，但她仍执拗地同我们一起去探索那些深藏在各民族村寨中文化遗产的秘密……有一年春节，我们在侗族村寨拍摄，女儿头上长满虱子。我帮她梳理时，突然，她指着村寨中正好奇地围观我们的人问道：“爸爸，为什么你见到他们就像到幼儿园接我时一样的高兴啊！”

为了更好地表达这些影像中摩挲的情感，各民族优秀文化智慧的结晶，我特将好友王地的舞姿……我且歌文集。

了当时各种村落男女老少的音容美貌，那些回荡在山间空谷中的音乐与歌声，那些亲吻大三十年后，我选择了这一千多张珍贵的影像，汇集成了这部摄影画集。瞬间，我又记起而那些精致的民居建筑，以及那世世代代的风俗民情，是否还在继续？

如今，照片中的那些孩子，已经为人父母、步入中年了，那些老人则大部分已不在人世。知道，眼前的这些风俗民情、传统建筑，前途未卜，命运莫测。

因此，在创作纪录片的同时，我还拍摄了几十张反转片，并将它们保留下来。因为我的美能力，竟识别了民族文化遗产的珍宝。

后来到德国留学，我又接触了西方文化，更提升了对民族文化精髓的审美，受益匪浅。除了父母的影响，这些老艺术家们的言行与创作，也使我对人体艺术文化耳濡目染……虽然他们那时大都已年过花甲，但有些老先生却还经常与我们孩子们玩耍呢。

可见年幼时受到的启蒙教育，真能影响人的一生。那时，我家的邻居都是著名的艺术家，王伯伯……虽然他们那时大都已年过花甲，但有些老先生却还经常与我们孩子们玩耍呢。

女儿吃惊地瞪大眼睛，似懂非懂地听我讲得出神。没想等她长大了，从德国科隆大学毕业的这些经历，已成为她人生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经济系硕士毕业后，姐从事了艺术工作。她说：这就是从小跟你走南闯北的结果吧。女儿会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但他总是用抑扬顿挫，低声喃喃自语：美极了，美极了……好比山顶晨露，挂在山间的半空中折射那些古朴建筑的美。当发现精美的古代雕塑时，他竟也指着我跑了许多地方。他平时寡言而严肃，在麦积山、龙门石窟采风时，常会腰系麻绳，我意识到，孩子虽小，但已懂得思考文化现象中的问题。我告诉她：我小时候，爷爷

王鲁湘教授当年为电视片系列片《中国民居》撰写的解说词，一并汇集成册献给读者。王鲁湘教授从美学的视角，深入浅出地将蕴藏在传统村落中的优秀民族文化遗产，融入中华文明的大格局中来梳理，意图使读者能够得到更多的启示。

将画册中记录的三十年前的中国传统村落的影像，与如今的新农村进行对比，可以看到这三十年来我国农村发生的巨变。或许，这也是一种提示。如何更好地保护在传统村落中蕴藏的宝贵文化遗产，还需我们更深刻的反思……

在这里，我要感谢胡理琛、张延惠、唐宝亨先生对我的拍摄给予的帮助，同时也要感谢各地帮助过我的各族人民与地方政府及单位，谢谢你们！

同时感谢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对出版这部摄影画册给予的倾力支持！

因距拍摄时间较长，拍摄照片较多，加上地名变迁等因素，个别地点的名称如有误差，还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萧加

2017年10月1日

代序一



听说要出版这部摄影画册，我很高兴。《中国民居》（现名《中国传统村落图典》）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史书。而作者却是一位从事导演工作的青年，这就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作者的父亲是一位雕塑家，家庭环境对他的艺术创作多少是有影响的。他的父亲曾与我共事，在创作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时，我们两家又是邻居，住在一个四合院里。他小时候顽皮淘气，却是挺机灵。后来全家去了杭州，我们两家时有往来。

“文革”时，他父亲去世。他本人才 16 岁，去了黑龙江北大荒，在那里整整十年。每次他回杭州，定要到北京我家小住，带来一些北大荒他们自己种的大豆，讲述一些那里的趣事。

记得北京地震那年，他来一封信问候我们全家。我在临时住的防震棚里亲笔给他回信，我觉得他是很有点儿人情味的青年。这种感情在他的作品中也隐约可见，那没有生命的房屋，不是被他拍摄得十分温馨吗！

1992 年他从国外学习回来，仍执拗地要拍摄《中国民居》，并要我做顾问。他说在国外却更觉得祖国历史文化的辉煌灿烂。我同意他的观点。希望他能永远以此鼓励自己，不断长进。

中国美术馆原馆长 

1993 年 2 月 16 日

敬書 陳毅 田志詩句

待到知松
雪化時
高潔

贈送

蕭嘉志

劉興林

一九六二年

代序二



我以一名建筑师的身份，热情地欢迎您来观赏《中国民居》这部电视系列片。

我们的祖辈用取之于自然的原始材料，建造了千姿百态而风格各异的民居建筑，遍布祖国各地，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不能否认，民居建筑在千百年间的变迁是缓慢的。然而，也正是这种缓慢，使得那些大字不识的木匠、石匠、泥瓦匠和普通的庄稼汉日积月累、代代相传地创造出本地区、本民族朴实而又完美的建筑形象。工艺是落后的，年代也已很久远，但这并未使民居建筑失去生命力。相反，它依然牢牢扎根在华夏大地上，依然透散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可以说，它是中国传统建筑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民族历史文化重要的载体与佐证。发掘、整理这部用砖、石、木、竹写成的史书，对各地民居建筑有选择地做必要的保护，或适当地改造，赋予它新的使用功能，这不仅是建筑界、史学界、文化界的任务，也是当今仍居住在民居建筑中亿万使用者的事。

但愿本片能引起您对中国民居的重视。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副部长

刘秉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安徽、福建、云南、西藏
建委（建设厅、计经委）：

杭州电视台正在拍摄电视系列片《中国民居》，安徽、福建、云南、西藏等省（区）将参与其中一集。这部片子的拍摄对国内外建筑界来说，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故事。

我应邀担任该片的顾问之一，但因学识有限，而省（区）有关专家的指导对摄影和摄制人员则更为重要。拍摄期间，还希望有关各地的建设部门，在可能条件下提供一些方便，共同为拍出能真正反映省（区）优秀民居建筑的电视片而努力。

致礼！

建设部
叶如棠
八九年九月廿七日于北京

代序三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

我想，在各门类艺术之间一定有一条神奇的链路，把人类所有精神世界的财富串联起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散落在中华大地各处的传统民居，如果从建筑的角度考察，其间蕴含的不仅有哲学、科技、地缘、美学和人类的奇思妙想，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这些传统民居成为一条传承古今、不曾中断的文化脉络，它们更像一位饱经世事、历尽沧桑的老者，惯看秋月春风，却只是恬淡天然、默默无言。想要读懂它们，需要平心静气地细细去品味。

由于特殊的地域原因，中国传统建筑一直是土木结构，直到现在，有些大学的建筑系仍然叫作土木工程系，砖石的大规模应用不过是明代以后的事。即便如此，这些就地取材、使用自然材料所造就的民居，在浓郁的生活气息背后散发着或朴实粗犷，或精巧细致，或气宇轩昂，或千回百转的动人气韵，不仅体现了我们的先人在长期日常生活中所累积的知识和智慧，更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美的观念、理解和追求。

本书的作者萧加出身于艺术世家，对美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和领悟，从1985年拍下第一张乡土民居的照片至本书出版，历经三十余年，足迹遍布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这份执着绝非常人所能。由此，我们今天能够借助作者的格局和视角，得以欣赏到这些散落在民间各地民居的风貌，更能为这些作品背后的情怀和坚守而感动。文化需要传承，文化因传承而历久弥新，这份自觉和担当正是当下文化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村落图典》的出版，将会因时光的流逝而愈发显现出它的价值。

孙林

目 录

001 阴阳之枢纽 人伦之轨模
——中国传统村落的文化意味

018 窑洞春秋——陕西

046 晋商大宅——山西

086 居得四时之正——京津

094 无梦到徽州——安徽

150 团圆宝寨——福建

198 山鬼故家——湘西

246 黔山居——贵州

324 人生只合越州乐——浙江

460 云之南——云南

584 人神共食——西藏

699 索引

阴阳之枢纽 人伦之轨模

中国传统村落的文化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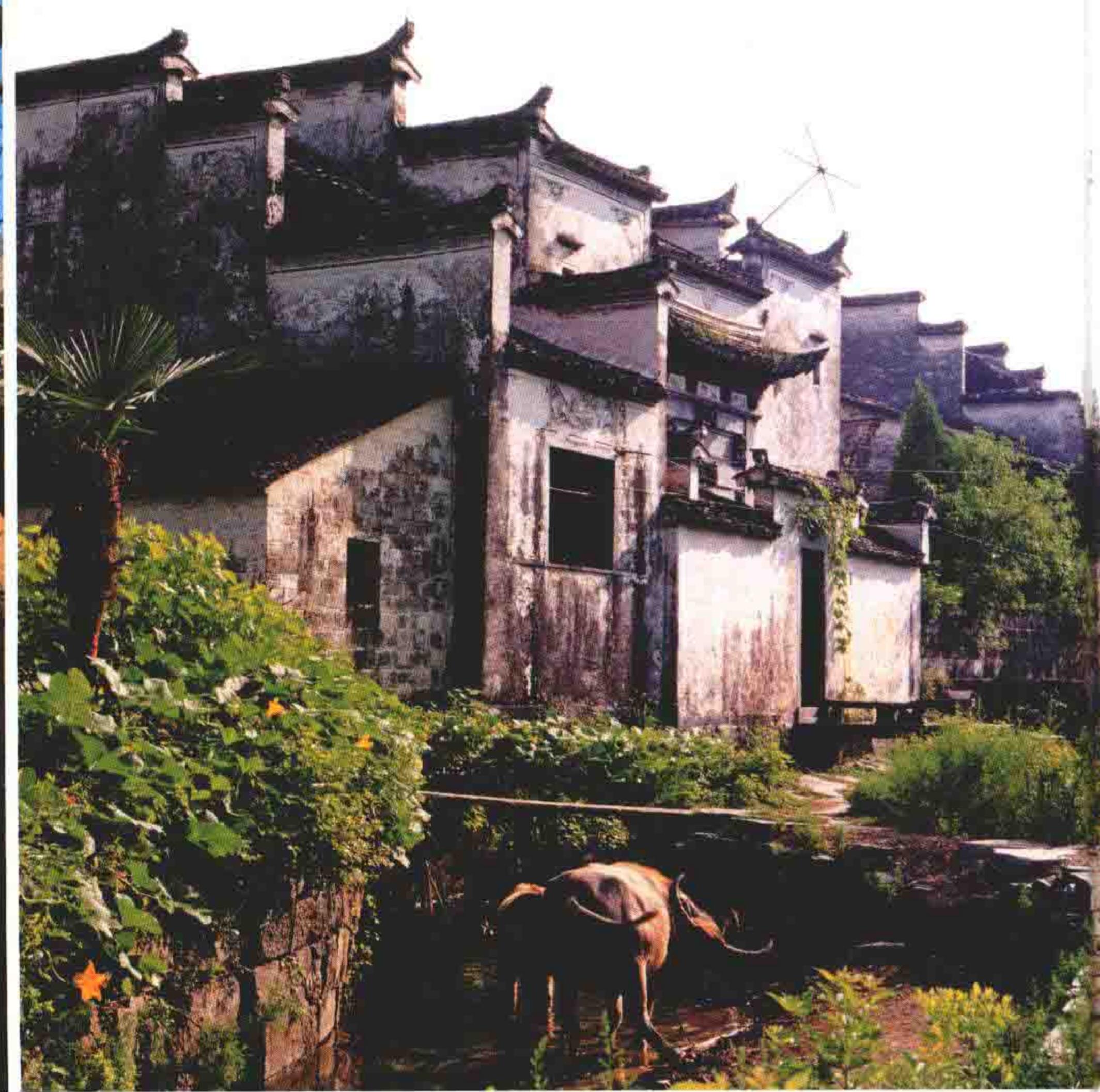
跨越四个气温带，包罗山地与平原、沙漠和水乡，由五十六个不同民族与风土所孕育的中国传统建筑，分布于祖国壮美的四面八方。北京的四合院，西南的吊脚楼，陕北的窑洞，闽南的土楼，青海的庄巢，广西的麻栏，草原的毡包，高原的碉房，傣家的竹楼，大理及丽江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可谓异彩纷呈，姿态万千，是一笔远未得到开发就开始消失的文化遗产。

当我们为文明的现代形态而骄傲的时候，传统建筑以极其朴素简陋的外表不动声色地提醒我们：自从人类的祖先从树上下来，学会用木头和泥土建筑房屋后，几千年来，我们的居住方式从本质上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不管各个地区的传统建筑在制式和风格上呈现多么巨大的差距，有两个基本点是一致的：它们既是从其所依附的独特的地理和气候中派生出来的，同时又是居住于其地的人们组织社会的一种文化创造。传统建筑能够最有力地帮助我们认识文化所独有的风土性。

中国传统村落建筑，以其匠心独具、意匠经营而成为艺术的瑰宝，以其因地制宜、巧借风水而成为人民智慧的结晶，以其注重伦理、调和礼乐而成为民族文化的表现，以其递嬗迁变、盛衰兴败而成为社会历史的见证。它们背负着历史的信息，挺立于原野之上，昂首苍穹，迎送多少寒暑，阅尽多少春秋，以满身沧桑进入我们的岁月，至今仍在庇护我们，使我们平凡的生活能够继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炊烟天天升起，鸡犬日日相闻。

优秀的传统村落建筑，以其亲切无比的乡土风情、质朴率真的建筑品格，同自然和谐的精神以及富含创造的哲理，陶染过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今天，当我们义无反顾地大步跨向现代文明时，这些传统村落的命运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归宿呢？我们应当如何来认识这些传统村落的价值呢？



官式建筑；二是表现士文化的文人建筑；三是表现俗文化的民间建筑。套用《诗经》的分类，民间建筑是“风”，文人建筑是“雅”，官式建筑是“颂”。合而观之，是一部建筑的“风雅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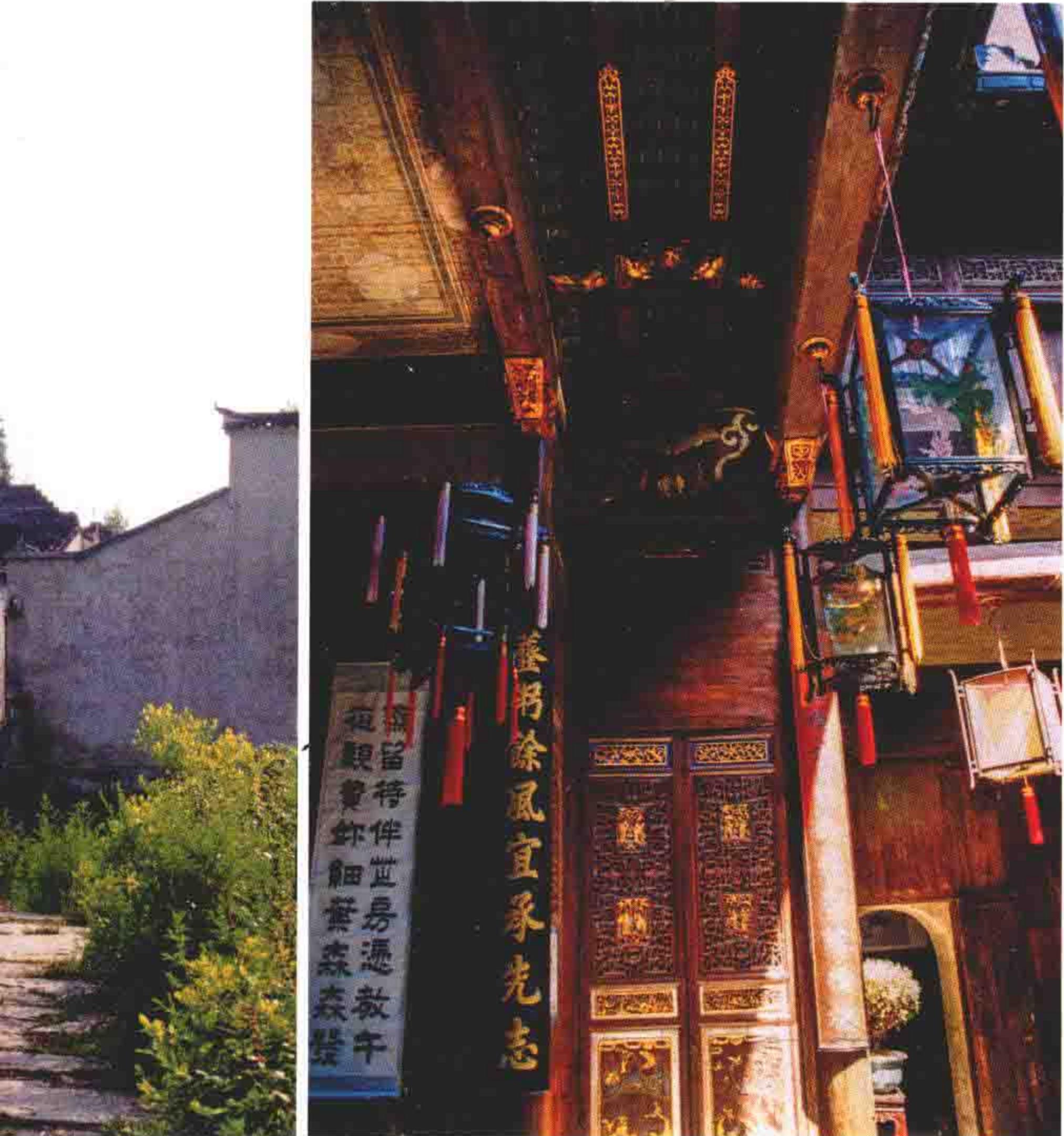
官式建筑如宫殿、苑囿、陵寝、学宫以及府第等，无不追求雄伟壮丽，所谓“非壮丽无以重其威”，要的就是那股威仪，因此无论在规模、体量、造型、色彩、装饰等方面，都要与众不同，唯我独尊。崇高宏敞的庞大空间，雕梁画栋的繁复工艺，华丽夺目的强烈色彩，无不显现出神圣庄严的煊赫气派，明确无误地表达了建筑的主人在社会上的统治和支配地位。

文人建筑如其居室、园林、书院以及一些文人活动场所，莫不追求幽静、素雅的情调以颐养心性。诗情画意的境界，朴实、淡雅、自然、含蓄的风格，正如文人画的水墨写意，清新明快，淳和闲适，淡淡地发散着温文尔雅的斯文气息。

传统民间建筑，也有人称之为风土建筑。它是原始建筑的继承和发展，人们可以看到纯粹的传统形态，在它的深处，可以找到人类生活的原点。它土生土长，乡土气十足，反映了一个特定民族、特定地域所独具的生活理念。它不拘一格，自由活泼，同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它产生于民众生活，崇尚实用性和功能性，与民间习俗相结合，成为各种民俗文化活动的空间和场所，本身也构成民俗环境的一部分。

官式建筑因其政治形象的要求，而遵循严格的“营造成法”，未免有千篇一律之憾；文人建筑由于内蕴的文化意趣趋于一致，故而无论建于何地，其精神风貌大体类似，恰如士人衣冠，大同小异；唯有民间建筑，因与风土密切相关，随着地理、物候而婉转多姿，呈现出惊人的多样性和鲜明的区域个性。

我国中古时期流传于敦煌一带的《宅经》告诉人们：“宅者人之本，人者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即门族衰微。”我们的先人把安家建宅的事看得相当重要，



重要到以宅为本的程度，认为它不仅关系到一家一代的昌盛，而且关系到整个门族的兴衰，是兴也由宅，败也由宅。所以，“卜居相宅”这个词中的“卜”和“相”，绝非我们今天说的“看房子”那么简单，它形成了一套风水理论，把堪舆、阴阳、五行、八卦的学说都纳入其中，笼罩着一片神秘文化的迷雾。

宅求其安，是终极目的。“安”字包括安定、安全、安稳、安适、安乐。宋代哲学家邵雍就把自己的居所称作“安乐窝”。在中国传统村落建筑的门口，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春联：“和顺满门添百福，平安二字值千金。”“安居地利千年盛，乐业人和万代兴。”“吉星高照平安宅，福曜常临积善家。”“岁岁平安日，年年如意春。”

一个“安”字，道尽中国传统村落建筑的全部寄托。围绕着“安”字，中国传统村落建筑从虚的观念到实的形制，下足了功夫。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居安呢？

环境是首先必须考虑的。

中国传统村落对于环境，自古强调风水。何谓“风水”？一言以蔽之：藏风聚气。居室是养生之所，养生离不开环境。中国古人凭着直觉发现和经验积累，把坐北朝南、背山面水的环境视为好风水。好风水要觅龙、观砂、察水、点穴。觅龙是看山脉，视野常在上百公里，要求山脉来势深远，丰满圆润，沉雄敦厚。观砂是看龙脉以外的山势，要求曲折多变，层次丰富，拱卫中心。察水是看水体，既要源源不绝，又不可过于急躁，而要平和缓易，生生不息。点穴是指择基定址。宅基所在，应是龙、砂所结，是整个环境的原点，能成为生活的中心，形势上要求阴阳分明，凹凸有致。

这样的环境，就能藏风聚气，做到山水交汇，动静相乘，阴阳相济。民居择基于此，背有依托，前有屏障，左辅右弼，犹如摇篮和太师椅，安全、安妥、安适，可为久居之计。

风水对“气”给予特别重视，并引出“天气”“地气”“阴气”“阳气”“风气”“水气”等等成对成双的范畴。“气”是一个综合指数，包括了温度、湿度、日照、风向、空气清

洁度甚至负氧离子含量等，总之是人身这个小宇宙与环境的大宇宙全面协调的重要指标，并以此求得平衡的能量交换，使人的身心感觉维持在一种健康舒适的状态，减少疾病的发生。身体健康，心理平和，能给家庭和家族带来两个直接的后果：一是子孙绵延，人丁兴旺；二是敦睦和谐，同心协力。于是，“安居地利千年盛，乐业人和万代兴”。“乐业人和”的前提是“安居地利”。所以，古代的宅书开宗明义即讲：“顺阴阳之气以尊民居。”

在中国，没有古希腊那种不可捉摸的命运观。风水理论告诉人们，只要顺从自然，就会给你的家族带来好运气。个人的命运，甚至家族的命运和子孙的命运，都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自主操纵。这个条件在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的中国似乎不难做到，卜居相宅时给自己选择一处好风水就可以了。

毫无疑问，风水理论保留了许多原始巫术成分，古代的风水先生为了职业的需要，也故意附加了许多扑朔迷离的糟粕，风水理论的合理内核也大都停留在直觉和经验的水平上。即使如此，风水理论在实践中对于中国古代的村镇布局和村落形制，还是带来了积极的建设性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根据风水的理想模式，在顺应自然的同时，对并不理想的地形地貌进行积极的改造。最主要的手段，就是理水和植树。

除空气外，人类生存最基本的资源是水。乡土集落无不以水为命脉。风水理论认为：“人身之血以气而行，山水之气以水而运。”水不仅为发展农业生产所需要，集落居民的生活也离不开水，这都是实际的功用。在观念上，气以水而运，就把水对于乡土集落和居民的意义提高到了一种更神秘更玄妙的地位，水也就超越其实际功用而成为财源和吉利的象征。

也许正是由于风水观念对水的意义的升华，才给了人们规划村镇和屋舍时理水的强大精神动力。比如有 850 年历史的徽州黟县宏村，乡民历经数百年完成的村落水系工程，就

很难说是出于纯粹的生产生活的功利目的。它是族中长老以文运昌盛、科甲绵延为号召，以风水理想为模式，以风水观念做指导，激发起族人对凶祸的恐惧，对吉福的渴望而完成的一项“风水工程”。它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村落建筑理水的典范，受到世人的赞誉。它改善了村落小气候，美化了环境，方便了生活。村因水而秀，人因水而灵。所以徽人常说：“宁可食无鱼肉，不可居无好水。”

中国东南一带许多宗氏族谱记述其村落形势时，常有这样的话：“前有山峰耸然而特立，后有幽谷窈然而深藏，左右河水回环，绿林荫翳……”；“前有溪，清波环其室；后有树，葱茏荫其居；悠然而虚，渊然而静……”

水为血脉，则草木为毛发。毛发繁盛则说明气血旺。因此，在风水观念看来，草木繁则气运昌。对于传统村落来说，通过植树可以补充和修正风水的某些不足，规避凶煞；而对于一个村寨来说，有一大片茂密的“风水林”则是村寨长治久安的保证。一般来说，有点历史的村子，其村口或村中心，总有一株古老沧桑的“风水树”。在南方，“风水树”常常是榕树或樟树，在北方则多为古槐。“风水树”如亭如盖，巍然耸立，俨然是村寨的守护神；浓荫匝地，凉爽沁人，更像族中的老祖母。

“风水树”是不能砍伐的。“乡中有多年之乔木，与乡运有关，不可擅伐。”“盖树之位吉者，伐则除吉；位凶者，动亦招凶。”正是这样的风水观念，才产生强大的文化禁忌作用，使我们的国土上至今尚能见到根深叶茂的老树。

中国古代哲人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也是中国传统村落建筑空间模式的经典表述。

中国从南到北最普遍的院落式民居，无论是三合院或四合院，其主要建筑都面南背北，四面围合，前低后高，中间空虚，就是一个“负阴抱阳”的理想模式。这个模式，酷似一